

## G 特稿 120



陶湘梅在给孩子们讲解绘本故事。

王澍 摄



在“书香乐园”邻里图书馆，莫岱妮（左）正与同学一起参与读书活动。

王澍 摄



邻里图书馆馆长们在接受免费培训。受访者供图

受访者供图

# 当图书馆来敲门

本报记者 苏墨



6位邻里图书馆馆长组成了一个图书馆小联盟，常常一起举办活动。

受访者供图

的邻里图书馆馆长上任。把个人和家庭由阅读推广服务的终点变成起点，佛山这一做法在全国是头一份。

瓶罐杯盖也被收了起来。从现在的陈设来看，王丽琴的店面已与“茶”没有多少关系。但她显然对此不太在意，她在意的是随着来借书的人越来越多，总共1000本的库存慢慢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。

于是，在5位馆长的“撺掇”下，刚诞下双胞胎女儿的陶湘梅也提交了邻里图书馆申请表。8月20日，她接到通知，自己成了那个幸运的“第1000位馆长”。为此，小联盟的成员接连庆祝了好几轮。

与陶湘梅签完协议，陈艳松了一口气——一年多前定下的目标提前完成了。虽然回想起来，她依然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1000个邻里图书馆建立，意味着许多曾经连同一楼层的邻居都不认识的家庭，要对整个城市敞开自己的私人空间。陈艳觉得这是整个项目最大的难点，“是人为无法控制的因素”。

但后来她发现，自己忽略了另一个不可控因素—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。和陶湘梅一样，许多新馆长都曾是邻里图书馆的借阅者和志愿者；每一个成立的新馆，又成了下一个可能产生馆长的地方。

让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同时成为参与者、提供者和创造者，串珠成线。邻里图书馆项目提出时，这个听起来有些理想化的设想，已经在佛山初步实现。

## 推开新世界的门

床头本身就是个书架，沙发后面可以放个置物架，再加墙上的组合柜，放下2000本图书应该没问题。陶湘梅把佛山住处的空间环视了一遍，转身说：“老公，我觉得不用再做书柜了。”

此时，丈夫正给7个月大的一对女儿读书。他一手拿书，一手轻拍着孩子，每讲上一句，都要看上女儿们老半天。两个粉嫩嫩的肉团子在床头咿呀呀，附和着爸爸的柔声细语，好像真的听懂了什么。

这是陶湘梅觉得最美好的画面。以前她和丈夫晚上回家，大多数时候都各自捧着手机。结婚4年多，相安无事，但交流也越来越少。自从陶湘梅当了图书馆的志愿者，两人刷手机的时间少了，读书时间多了。等到孩子出生，夫妻俩经常一起给她们讲故事。女儿睡着了，他们还会继续讨论书里的故事。“话多得像回到了谈恋爱的

时代”。范并思则预言：“邻里图书馆一定会成为人们热爱佛山的最重要理由之一。”

现在，包括“锦鲤”图书馆在内的8个邻里图书馆组成的联盟走出了各自所在的小区。最近，应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大德社区的融爱家庭服务中心邀请，馆长们连续开展了三场“遇见书香故事绘”活动，邀请家长与孩子一起以表演形式重现故事。不少家长对馆长说，第一次有这样的亲子互动。



馆长们的奇思妙想

9月初，3岁的莫景奇上幼儿园了。开学第一天，佛山市图书馆业务管理部副主任黄佩芳特意为他送上了祝福。认识近两年，黄佩芳已是小景奇一位重要的大朋友。

启动邻里图书馆项目，意味着宣传招募、规则制定、培训辅导、流通服务、技术保障、系统开发、服务定制等各项工作都要从零做起，而这些几乎涉及到佛山市图书馆所有业务部门。作为与民间馆长直接联系沟通的工作人员，两年间，黄佩芳的微信里新添了150多个好友，“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互动”。

莫景奇的妈妈李君华就是其中一位。看到邻里图书馆馆长招募广告后，李君华犹豫了好一阵。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，她担心腾不出足够的时间运营图书馆。

“图书馆的要求并不高。”得知李君华的顾虑后，黄佩芳告诉她，每个邻里图书馆在一年内只要服务不少于10个家庭，转借不少于30册次图书，组织不少于3场阅读活动，就算达标。李君华从小爱看书的大女儿莫岱妮听说了这件事后，也鼓励起妈妈来，“我可以当你的小助手”！

最终，“书香乐园”邻里图书馆顺利“开张”。让黄佩芳和李君华没想到的是，当时未满10岁的莫岱妮真的成了一位小馆长。

莫岱妮把图书馆推广到自己的学校。同学想看什么书，她就和妈妈一起去佛山市图书馆借；遇到没有目标的小读者，根据他们的爱好和性格，莫岱妮还当起了荐书官。“整层楼的人都知道我！”小馆长骄傲地说，想要参加她组织的读书活动，学校同学都要排队抢位，“即使是同桌也不能走后门”。

建馆不到两年，“书香乐园”转借图书2600多册次，举办了21场活动。受家庭氛围影响，小景奇已经能背诵70多首古诗，家里的图书，也常被他像玩具一样抱着翻来翻去。

每一个运转良好的图书馆背后，都有像莫岱妮这样认真负责的馆长。陶锦把一部分图书放在车里，每次去接孩子放学，她都在停车场打开后备箱，由此发展了不少周边社区的读者。王丽琴有时会在小区楼下给听听讲故事，讲着讲着，身边就围满了小朋友。

一次读书活动举办前一天，图书馆小联盟的成员被一个道具问题难住了：如何形象地表现夜空？陶湘梅灵机一动，想出了最便捷的点子——把垃圾袋铺平粘在墙上。活动当天，一面通体黑色同时又稍有些透光的墙面，让在场的大人孩子都沉浸到了故事里的黑夜之中。

为了让邻里图书馆更完善，馆长们还不断给佛山市图书馆出主意提建议。建馆初期，不少馆长反映，未办理市图书馆读者证的邻居无法借书。为了不错过每一个读者，佛山市图书馆推出线上办证功能，读者可以快速办理读者证，所借图书还可以在市内任一图书馆通借通还。

## 以有限创造无限

最近，佛山市图书馆收到一份手写的馆长申请书。写信的人叫陈有莲，已经62岁了。她从朋友那儿听说邻里图书馆后，希望“能带动身边退休老人，以书会友，一起与时俱进”。老人也丝毫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私心：她的3个儿子都已成家离开佛山，如果有了自己的图书馆，“儿孙们会常常回来看看”。

“在阅读和推广阅读之外，每一所邻里图书馆都有各自的独特意义。”黄百川说，一位叫明月的馆长将自己的图书馆命名为“寒梅”，“她的母亲年轻时曾以‘寒梅’为名发表文章”。如今，老人已去世，明月将家里的老宅进行改造，除了自己的1000册藏书、地方文献和来自市图书馆的200本书以外，“寒梅”里还有古琴、古筝、钢琴、电子琴，在开放时间内免费供邻里使用。

以有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限——这是德国哲学家谢林对“美”的定义。按此衡量，“邻里图书馆”项目的美不言而喻。今年7月，2020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(IFLA)国际营销奖揭晓，邻里图书馆项目在全球29个国家的数十个项目中脱颖而出，获得第一名。

“邻里图书馆就是运用非政府的空间，让基层图书馆的布点直接进入到社区中间、进入到民众中间，将住宅、公司等私人财产变成一个公器，这在财产观念、价值观方面都是非常大的创新和突破。”国际图联的管理委员会委员、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说。

陶湘梅将自己的“锦鲤图书馆”命名为“一言一语”邻里图书馆，她说言语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，也是一门艺术，只有不断地阅读，才能丰富自身词汇，提升语言交流能力。在王丽琴的邀请下，她最终选择把2000册图书放进茶室。不过，这个小联盟和周边读者的胃口显然不止于此——9月中旬，王丽琴又成功介绍了一位读者签约为馆长。

截至目前，佛山市已有1078家邻里图书馆，累计从佛山市图书馆借书超过20万册次，转借图书给邻里7万多册次，举办活动近900场。

“一个个的、由你命名的邻里图书馆，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你我、我们身边的人以及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。这种改变，始于现在，并无限延伸到可期的未来。邻里图书馆，招募仍在继续……”这则广告立在佛山市图书馆入口处，也出现在地铁、城市全媒体平台上，等待着下一个家庭，下一位馆长，下一群读者。

（插图：赵春青）



更多精彩内容  
请扫二维码